

□文/图 记者 任旦雯 吴意琼

撬动盖板，掀开一道缝隙，随着光线射入，黑暗中的“宝物”从千年沉睡中“苏醒”……这个“宝物”，在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嘉励的眼中，不一定非得是价值连城、工艺精美的金银玉器、绫罗锦缎，即便只是一块记录墓主人人生的石板，都令他珍而重之。

因为通过文字，几百年前的古人不再只是一具白骨，而是重新变回了有血有肉的人。

那些曾经接触过郑嘉励的往生者，以及在日复一日的田野考古工作中接触到的人、事、物，被他以文字记录，结集成书。7日下午，郑嘉励带着新出版的《考古四记：田野中的历史人生》（简称《考古四记》），走进位于卢宅非遗街区的“书院里的茶馆”，分享他的故事。



不想当作家的考古人不是好的历史学家

1 一个“怕鬼”的考古工作者

《考古四记》的诞生，得追溯到郑嘉励小时候。

1972年，郑嘉励出生在玉环市楚门镇的海滨农村里。他从小爱读书，尤其爱看历史故事，高考填报志愿时，他的目标很明确，几乎全填了中国古代史专业。

“我们农村出来的孩子，最后一栏肯定是填报从调配。”郑嘉励说，没想到因此阴差阳错被厦门大学考古专业录取了。坟墓、棺木、妖魔鬼怪……与死亡相关的事物，大部分人都会恐惧，他也不例外。一想到未来要以发掘古墓为

生，他在家痛哭了一场。

直到大学三年级，去田野里考古实习，郑嘉励才发现，与一群人一同发掘墓葬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。“后来，墓葬发掘得多了，就‘脱敏’了。”到不同的地方考古，体验不同的风土人情，渐渐让他觉得，这样的生活也能接受。“面对古人留下的遗迹、遗物，确实会让人有种‘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’的历史厚重感。”

1995年，郑嘉励进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，成为职业的考古工作者。

2 “很多人认为郑嘉励疯了”

考古圈中曾经流行一个说法，叫“古不考三代以下”，意即夏商周三代之后，文献资料相对丰富，考古较难出成果。而文字出现前的史前时代，则十分仰赖考古发掘出的遗迹、遗物去复原历史，也就是说，考古在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。

起初，郑嘉励也做史前考古，参与过河姆渡遗址、良渚古城遗址的发掘。但渐渐地，他意识到这个领域不是他的兴趣所在。“因为没有文字，就没有具体的人，也就没有具体的故事。”作为一个从小爱看历史故事的人，郑嘉励挣扎着想回到自己青少年时期就感兴趣的领域，即便要舍弃公认最有前途的方向。

郑嘉励先是转向窑址考古。浙江的越窑、龙泉窑天下闻名，收藏者众，社会影响力大。大约2000年后，他就主攻窑址发掘，一度来东阳待了一年，在南马镇发掘葛府窑址。“大家都觉得青瓷很风雅，代表宋代的审美。在越窑的发掘工地上，整天高朋满座。今天领导来，明天专家来，后天大学老师来跟我谈合作。”热闹的背后，他内心依然挣扎，“瓷器的背后能看见人的活动，但‘透物见人’的难度相当大，很难通过瓷器去讨论背后的社会变迁、人的悲欢离合。”窑址挖了几十年，他还是觉得这个领域不符合自己的天性，索性转向发

掘南宋墓葬。

“很多人都认为郑嘉励这个人疯了。”郑嘉励说，虽然自己的选择有一定的策略性考虑，因为只有南宋，浙江才是全国性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通过考古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是有意义的，但在其他很多人看来，他这是从考古的中心地带自我放逐到了边缘。

发掘南宋墓葬是一条寂寞的“赛道”，考古工地上一下子变得门可罗雀。“大家都觉得墓葬阴森恐怖，谁会来看你？”但郑嘉励觉得，这是认识历史、体验人性的绝佳途径，“如果一座墓葬出土了墓志，那么墓主人是谁，哪一年生，哪一年死，他有哪些亲人，一生有哪些努力，全都清清楚楚，不再是集体叙事。”兜兜转转，他总算通过对墓葬的发掘和研究，回归到自己青少年时期对历史学的志趣，“这比坛坛罐罐深刻得多。”

2022年，郑嘉励整理了这些年发掘南宋墓葬的成果，推出了一本学术著作《读墓：南宋的墓葬与礼俗》。去年夏天，这本书获得了被誉为中国宋史学界的最高奖——邓广铭学术论著奖一等奖。“某种程度上，拿这个奖是实现了我青少年时期的理想，也就是做历史学家。”郑嘉励说，“自从念了考古专业以后，我以为这个梦想已经离我渐行渐远。但事实上，只要心中的梦想不死，还是可以迂回实现。”

3 路不能白走，苦不能白吃

在《考古四记》中，郑嘉励写道：“考古工作，要坚持在野外第一线。农村的物质条件不及都市，不免风吹日晒，也不免手拿锄头面朝黄土……”

考古的酸甜苦辣当然不止这些。郑嘉励说，考古发掘分为主动性考古发掘和配合基建的抢救性考古发掘。河姆渡遗址、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属于前者，是定好学术目标后，长期驻扎在当地考古研究；后者是配合基础设施建设，比如高速公路在建设时发现了地下的遗址、墓葬，考古工作者需要在其被破坏前，将文物“抢救”出来。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郑嘉励奔波于全省各地，配合基建进行考古发掘，当中会涉及很多问题。比如，到了陌生的地方，考古队的吃、住怎么解决？当考古工作与基建方工期有冲突时，如何磨合协调？考古发掘需要劳动力，但能开出的工资远不如建筑工地的工资

时，怎么去说服服务人员？千头万绪，都得理清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郑嘉励攒下了很多故事。一方面，每到一地，除了工作，他会去看看当地的老房子、查阅方志族谱、访墓志碑刻，他觉得这很接近古人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——读万卷书、行万里路，“读书就算再囫圇吞枣，这么多年的积累也是可观的。”另一方面，在当地工作，会接触到不同的人，体验到不同的生活方式，听到许许多多的故事，收获很多很多的感动。

“到了现在这个年纪，我才发现考古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，给了我很多的滋养，其次才是一份工作。”郑嘉励说，如果只撰写报告或论文，而摒弃了田野中曾经感动过自己的见闻，摒弃了对人生、社会和历史的体悟，岂非“捡了芝麻，丢了西瓜”？

于是，郑嘉励一边工作，一边重拾青少年时期的另一个梦想——当作家。

4 想慢慢撕掉“考古”标签

此次新出版的《考古四记》，其实是本“老书”。

郑嘉励删除了2018年版《考古四记》中的《寻墓记》《访碑札记》等文，因为这部分内容与《读墓：南宋的墓葬与礼俗》多有重复。剩下的文章，大多经过不同程度的润色、改写，另外还补了十来篇文章。

如此大的改动，不难看出郑嘉励对笔下文字的认真与重视。他还解释了新的“四记”是什么：“考古记，是考古发掘现场的记录；田野记，是我在田野工作中的见闻和思考；历史记，是考古工作者的当行功夫，是我通过墓葬、遗址中出土的文物，去探索背后的历史；人生记，是在我的考古生活当中，感动过我和人、事。”

在自序中，郑嘉励谈到了

自己关于写作的感悟：“前段时间修订旧作，发现自己早年的作品，情感充沛，多数文字是情绪驱动的，而不是知识和学术驱动的。而今年过半百，由衷认为这些从真实情感出发的考古记录的可贵，当年如果能够多写一点就好了。”

接下来，郑嘉励还有很多计划，比如目前正在写一本名为《村史》的书。这是一本关于他的家乡——玉环市楚门镇胡新村朝东屋的书。“我要把朝东屋最近100年的历史，包括我自己的原生家庭以及我个人的成长经历，写成一本书。”郑嘉励说，这是一本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书，他希望能把“考古工作者”的标签慢慢撕下来，“一个真正对文字执着的人，一个有写作理想的人，会希望单纯以文字打动读者，而不需要额外的标签。”

考古那些事儿

□记者 任旦雯

“考古，是到田野里生活，跟古人打交道”

“墓葬能够跟人的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、存在与虚无连接起来”

“文物是乡愁的象征，保护文物实际上就是守住自己心灵的家园”

……

不到1小时的广播节目，充满了这样感性又适合传播的金句，也只有曾经写出“上班就是上坟”的郑嘉励了。

7日上午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嘉励做客东阳市广播电视台直播间，与市文物保护所所长吕海萍一起聊聊考古那些事儿。

其实，郑嘉励不“上坟”很久了。2019年开始，他就从地下回到地上，分管地面文物，其间参与了全国石刻文物调查等工作。不过，大家还是对他“上班就是上坟”段子由来颇感兴趣。

“这句话的背景是这样的，2014年，我在武义明招山调查吕祖谦家族墓地，‘上班就是上坟’是对那个时候我工作状态的一个客观描述。比方说，我今天调查吕祖谦的墓，明天我想搞清楚吕祖谦的曾祖父吕好问的墓在什么地方，后天又要去搞清楚吕祖谦的父亲吕大伦的墓在哪里。不是上这个坟，就是上那个坟。当时，我在《杭州日报》上开专栏，就用调侃的方式描述了我的工作状态。部分文章被收录进《读库》后，这句话被编辑张立宪单独拎了出来，《读库》的影响力比较大，后来这句话就在网络上传播开。很多人误以为我是个段子手，其实从来都不是。”郑嘉励说。

1995年人行至今，郑嘉励已步入第30个年头。当主持人问起最难忘的工作经历，他列出3个。首先是他直接参与过的雷峰塔地宫发掘，因为雷峰塔的民间传说，以及地宫里发掘出了很多精美的文物，这个考古项目的社会影响力非常大，他在《考古四记》一书中将这段经历详细记录下来；其次是吕祖谦家族墓地调查；第三个是给他带来较大公众影响力的南宋徐渭礼文书的发现，这是一件因为太“新”而被拍案行专家判定为假货的国家一级珍贵文物，盗墓贼一直卖不出去，郑嘉励从一张照片中认出这份文书是赝迹，盗墓贼随

即落网，这个故事与文物本身一样精彩。

2008年，郑嘉励来到东阳，发掘南马镇葛府窑址，其间与很多当地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“那是北宋中期的一条窑址，出土的青瓷非常好，代表了婺州窑在那个时期的最高技术水平。”郑嘉励说，在南马的工作生活，给他带来了许多的生活滋养，“我到今天都依然记得，南马肉饼很好吃。”

目前，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正在进行中，郑嘉励和吕海萍也聊到了文物保护的话题，他分享了两个故事。

一个故事，是为了澄清大家对考古的一个误会。“在老家，有些人会跟我说，郑老师，我们这边有一个墓，你挖出来看看。他以为发现了古墓，我们就要主动去发掘。其实不是的，只有古墓面临要保护的问题时，我们才会去抢救性发掘。”也就是说，考古工作以保护文物为目的，通常不主动发掘。

另一个故事，是为了说明文物保护与大家息息相关。“文物保护光靠政府部门里的几个人，那肯定是不行的，我们想要把社会的力量唤醒，让大家意识到文物保护跟我们的情感息息相关。举个例子，东阳有座南寺塔，长期生活在这里的人可能不会觉得这个塔有什么特殊，但我看到一篇很感人的文章，写了一个人1949年坐船离开家乡丽水，顺着瓯江到温州，然后就出海了。家乡在他的印象中，就是渐行渐远的一座古塔（文峰塔）。40年后，他从海外回来，家乡的变化非常大，沿途万物皆非。从温州一路坐车到丽水，他的心情非常不好，认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一趟回乡之旅，看到的全是陌生的场景。但是，当车开到文峰塔下时，他就意识到自己回家了，这就是家乡给他的记忆。所以你别看塔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文物，实际上它是一个乡愁象征。把这座塔保护下来，实际上就是守住自己心灵的家园。”

更多精彩内容，不妨扫一扫下方二维码，收听完整的广播节目。



南马镇葛府窑窑址发掘现场（资料图）

旭华人文工作室

QQ:2459172092

明堂家居

明堂原木家居 大师生活美学 中式大宅之选

CHINESE STYLE LIFE ESTHETICS HOME FURNISHING

TEL:400-116-5858 E-MAIL:main@mingtang.com ADD: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横店镇西环路19号下璞楼